

徐芳 著

月光无痕

记忆，是灵魂的片光零羽，

所有记忆中的划痕、欢笑、痛与沧桑，

也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发展与变迁。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你
芳。著

月光无痕

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光无痕 / 徐芳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
2014. 1

ISBN 978-7-5473-0653-6

I. ①月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19706 号



月光无痕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021-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80 千
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653-6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: 52069798

自序

美国女作家苏珊·桑塔格说：在散文中，诗人永远哀悼伊甸园的丧失；请求记忆说话或哭泣。桑塔格的话里充满了对诗人散文的一种洞察与包容。

她认可了记忆在诗人散文中的重要位置，认可了记忆的那种性质：絮絮叨叨、一地鸡毛，但这“鸡毛”却可能是灵魂的片光零羽；她认可了呈现记忆的那种方式：说话或哭泣；但更要紧的还是苏珊·桑塔格认可了一种“请求”的姿态：它是对记忆的虔诚，是对记忆的断片式存在形态的尊奉，概言之，对一种“散”的姿态的眷顾和挚爱，亦即“散文”为“散”的不可抗拒性的某种信仰。

我试着沿着桑塔格的话行进。我的记忆在被我“请求”时，它也打开了，和缓地或者激烈地打开了。它不仅说话或哭泣，还有着笑容，朝阳般的笑容和藏匿在皱褶里的笑容。所有记忆中的划痕、欢笑、痛与沧桑，都被完整地“请求”了，也被尽量完整地、原生态地呈现了。

十几岁的时候，我看着围着围裙洗衣做饭的妈妈，曾经想，那就是我三十多岁的样子？天天在一起，彼此也就看不见变化——那时我从不认为母亲会更老，或者也曾经年轻过。

记忆中的时间该是恒定的，就像俺妈那时每天只说一样的话，做一样的事。可就在我二十岁的时候，青春无羁的，把某个三十岁的大姑娘，背后叫做了老女人，区别只在于她还是个陌生人而已……

现在还仍然记得，那时自己对于以前及以后岁月的那种张狂样，仿佛要做的事情还很多，要走的路还很长。一推开门，便有点兴奋，就热血沸腾，就想跑与跳。曾有当年不同班的一位“小”同学，脸上堆着一脸褶子，夸张、大笑着告诉我：“不管在校园的哪个角落撞见，我从没见你走过路！”

天哪，四十岁时，假如真有人逼我跑步，那我也肯定力不从心了。五十岁（实足而不虚），曾经想也没想到过，却悄无声息地这么过了！当然不会敲锣打鼓、张灯结彩，但我也并没有像某作家在铺张大办的生日宴上，独自一人向隅而泣。也正因为不想给自己哭的机会，我才理智地坚拒了此类以庆生为名的胡吃海喝。

而海枯石烂的永恒并不存在，可如果一粒沙里就有一个无穷的宇宙，其实我只想保留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：记忆——复而不厌，蹟而不乱。在化无情为有情的过往中，每样东西仿佛都是静静的——没有什么还会在消逝的时间里，再消逝。

上海每年有两三个月的冬季，敲打键盘如敲打冬夜的我，无所事事看着窗外的时候，即可产生某些惊异的幻觉。非常微妙，非常强烈，比如：这里——就是我生活的地方。我在一本诗集名里，曾称之为“带蓝色光的土地”。而“上海”一词，倒更像是一个意象缥缈的梦。

以上所述，用短信、微信或“围脖”里的私信中的语气词表示，

就是：嗯嗯。这一切是那么的“散”，那么的自我，那么的忠实于记忆的本真状态——散沙、岛屿般不规则地分布在生命的那片汪洋之中，或者，就像普鲁斯特、像乔伊斯一样，沉浸在一种“无意的记忆”之中，沉浸在无边无际的“散”中。

沉浸，但我力图自拔。从“散”中自拔，从“散”中突围——为“散”找到“散”的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理由：即它事实上遵循着至高无上的艺术法则。

若说谁都“散”过——似不敢断言。但许多艺术大家都“散”过，倒是有迹可寻、有据可证的。

李商隐之“散”，是他的古破锦囊，遇有所得，即投囊中；赵师秀之“散”，像陶潜一样，似乎还染上了一点闲：“闲敲棋子落灯花”；略萨之“散”，或许是他和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一场纠纷和斗殴；博尔赫斯之“散”，也许是他焦急地等待着母亲归来；茨维塔耶娃之“散”，则有了点小女生的情愫，在那篇《关于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活生生的文字》里，她肆意描写了“那个剃掉头发、戴眼镜、刚出版第一本诗集的倔犟女学生”在见到诗坛前辈沃洛申时的惊恐和欢喜……

“散”或如恒河沙数，无法穷尽。“散”是必需的，但“散”不是万能的，或者极言之，如果仅仅只有“散”，“散”就是无能的。

“散”，就是麦苗、麦秆、麦芒和麦粒。它们本身并不直接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“饮食”，而要进入到“饮食”的意义范畴，还必须经历生长、收割、碾压、脱皮、研磨等工序，及至成为“面粉”，然后才可能进入到“饮食”的意义范畴。换句话说，要让“散”状的日常

生活碎片,进入文本,进入某种意义范畴,也必须要有个过程。而这一过程,或许充满着从麦苗到麦粒,再到面粉的技术意味。

那句“形散而神不散”既是真理,可也是老生常谈吧?因为“不散”,不仅仅是一个“神”的问题,它应该还是一个“俗”的问题,即如何找到一种技法,一种想象力的载体,一种结构的力量,去将“散”统摄起来。

这种统合“散”的力量,海德格尔在《林中路》中,是有着深刻的阐述的:一切艺术的本质都是诗。据此说来,循着诗的某种路径,去经营散文,即使不是最直线的捷径,或也是少走弯路的便利之道?

以诗为本,首先是“情”。前人袁枚说:“凡作诗,写景易,言情难。何也?景从外来,目之所触,留心便得;情从心出,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,便不能哀感顽艳。”(《随园诗话》)当代德语诗人保罗·策兰也说过:“那些词可以给我们安慰,比如花朵,光明,自由……”古今中外的诗论,实可以借来壮声色,但任何情感的经验,在需要表述的时候,无论诗,无论小说或散文随笔,遭遇的或都是陈旧乃至陈腐的语言。而散文恒久远,久远的另一层意思也就意味着它必须突围:让语言裹挟着情感突围。换言之,散文力求“神不散”的最大技巧,就是确立一种抒发情感的语言形式的整体性。并在这整体性之上,让情感凝聚为同一向度的、具有爆发力和震撼力的场域。

当这一场域形成时,它到达了苏珊·朗格所言的“形式即意味”的化境。然而,这一场域自然不会凭空而降,形式也不会凌空蹈虚,形式的形成离不开技法的导入。海德格尔的到达艺术化境

的“林中路”，也会展现出无数条分岔的艺术小径。在本书中我试着去辨析我曾走过、曾踩踏过的那些小径。那些小径是“散”到“不散”的路径，是技法，尽管它最终走向了形式、归入了形式。

技法一，找到一个抒情口，并期冀把自己与文字温暖地融合。是的，我又一次说到了散文的抒情性——不怕笑话，在抒情类散文，被某些批评家和新锐散文家们不遗余力地批判，而以某类标签作家为代表的抒情风格，也成了不可效法、不足为训的写作禁忌，我却依然强调抒情性。“文者情为经”，没错，我很难想象散文倘若不藏匿情感并最终将这情感抒发出来，散文会是怎样的面貌？桑塔格在《诗人的散文》中对此有很好的阐述，她强调了情：激情的容量，激情的特殊倾向；她强调了情的抒发的“口”，一个特殊的“口”：内容或语感应是挽歌式的，回顾式的；她还强调情与自我的相关性：诗人的散文是激情的自传。

技法二，向传统、向母语致敬。我所谓的散文创作的自觉性是：涵容古典诗境，浸润于古典诗境，然后在这一“自觉”之下，寻找现代城市语境下的诗性。不过，古典与现代统合的困境或窘境就在于，你稍不留神就感觉到了传统的强大，就像球撞向巨大的物体，反弹力就让你疑窦丛生，“情更切”或许就变成了“情更怯”，“急欲问”或许就变成了“不敢问”。在这种境遇之中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走在一条弯道上，但仔细深究一下，走弯道又有何妨？走弯路难道不是自然界的一种常态？走直路，却可能是一种非常态。

曾读过一则禅宗故事：佛学院的一名禅师在上课时把一幅

中国地图展开,问:“这幅图上的河流有什么特点?”“都不是直线,而是弯弯的曲线。”“为什么会是这样呢?也就是说,河流为什么不走直路,而偏偏要走弯路呢?”禅师继续问,理由则不为别人所共同认同。

我自认为是悟出了那禅师的理由的,但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写出什么,写到什么程度,在到处是事故与故事的时代,电脑键盘留给我的,也许只是尖锐而冷硬的触觉。至于字符在此时此刻的各种死法,也多么像对弯与直,散与不散,高抒情、低抒情与零抒情……种种强悍有力的呼唤?!

这样一想,传统、母语其实是给了我强大的信念的。言近旨远,旨在象外,物我两忘——这些传统中最可宝贵的东西,可能正是现代抒情和叙事理论所苦苦追求的:散文比之小说,更要认识到语言的有限性:语言停顿之处,意义正在前行;语言消失之处,意义正在生长。

技法三,猜透瓦雷里与布罗茨基之谜。瓦雷里与布罗茨基设定了散文的某个迷局。瓦雷里说,诗是舞蹈,散文是走路;布罗茨基说,诗是疾驰,散文是小跑。可他们为什么这样来界定诗和散文呢?在这种界定中,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:散文和诗一样,都是形体的某种动作,只不过这种动作激烈程度不一、速度不一,但它们都是宇宙之中我们运动着的一种形式,都和身体的存在形式和存在感相关,这就如同诗和散文都是一种文字的存在方式一样。而它们的差异性就在于:诗由于文字的精悍而更激烈;散文由于需要铺排、需要必要的叙述过渡,而更像走路与小跑。但这样的迷局为何由特别强调形式意味的瓦雷里与布罗茨基说出呢?

迷局的谜底或许在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那儿：极有必要创造出一种新的、硬朗的语言，它的目的是看，而不是认知。创造了艺术的陌生化理论体系的什克洛夫斯基这段话的意思就是：去除日常生活的语境化，艺术语言必须与赖以生存的日常生活的语境保持足够的距离，从而凸显存在的个性和差异。对于诗歌语言而言，陌生化就是在诗歌中凸显词语自身，把诗歌语言从日常语言中“突出”出来。

瓦雷里与布罗茨基应该都是这一陌生化理论的实践者。他们突出的贡献无疑是在诗歌方面，但他们同样会涉足散文。而当他们涉足散文时，他们不会忘记他们在诗歌方面的语言实践，即让语言“新”而硬朗，将语言的通讯性质全然摒弃，但他们毫无疑问又要受制于散文的文体要求，它必须要有经验性质的、日常性质的叙述和描摹。

他们做到了。他们都用他们的腿：去走路或舞蹈；去小跑或疾驰。区别仅仅在于：在诗歌中他们将新的硬朗的陌生化语言一以贯之，而在散文中，他们不会和经验主义范畴的作家相仿：不知陌生化为何物。他们会在散文的句逗之处，分行之处，段落之处，结尾之处，突然跳出那些闪耀奇思异想充满陌生化意味的长句或短句。

这就是布罗茨基所说：马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。

文学是马，诗是，散文亦是，写作者是被文学寻找的骑手。而那些感动布罗茨基的句子，亦会感动你我。它也是一条河流域中的沙洲、鸟及芦苇。它不是河本身，但它成为河的全貌的一部分，并让河的全貌生动立体起来。就让我们感悟河吧。

技法四，向罗兰·巴特学习转化。巴特写道：价值向理法的转化（我心不在焉地读着我的一张卡片上的字：“转化”，但确实是这样写的）：出于滑稽地模仿乔姆斯基，有人将说，任何价值都会重新写成理论。这种转化，即这种激变，是一种能量：话语就通过这种解释、这种想象的移动、这种对于借口的创立而产生。由于理论源于价值（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就没有坚实的基础），它便变成了一种智力对象，而这种对象又被带入了一种更大的循环之中（它遇到了读者的另一个想象物）。

这段文字有着最为典型的巴特的写作姿态：漫不经心，信手拈来，但又字字珠玑。它典型地反映了巴特的“文本互涉”的写作理论，即在巴特看来，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，一个文本与千千万万个文本之间，总有看不见，理还乱，但或许又能理出某种头绪的关系。

其实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，罗布-格里耶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：即我们所使用的物及表达物的语词沾染着太多的历史、太多的意味。要剥离一个语词，或者说，要把语词放逐到没有意义的境地中去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格里耶与巴特的不同之处就在于：巴特总是在兴高采烈地玩着这样的剥离，如同他在《恋人絮语》中所做的那样；而格里耶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这种剥离，他总是想方设法让语词在最本真最原始的状态上运动着、进行着、组合着。

我可能更接近于巴特，但我理解格里耶。同时我也深知像巴特那样的危险在于：一不小心就掉入随意用典的语词陷阱。

技法五至N，向……学习。这一语式意味着向所有的写作者

学习所有值得学习的东西。向屠格涅夫学习如何呈现自然；向杰克·伦敦学习如何呈现生命；向皮兰·德娄学习如何寻找自我；向歌德学习如何认识魔鬼；向伍尔夫学习如何沉浸自我；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找到某种复调结构，这就如同向昆德拉学习如何找到古典与现代的对位……

也正是在学习的意义上，我觉得文体意义上的“散文”真好，它是可以信马由缰、自由驰骋的，艺术的指向与可能性都可以落实于纸与笔的摩擦，或手指与键盘的接触中，而在这摩擦与接触中，似有一种天长地久、无垠无限，以及渺小、任意、自由、美好的气息。这样想来，生活与哲学里一切的好，也都应该是一种“散”的姿态与“文”的姿态……也因此，所有的写作，不只是写作；而文字，也不只是文字了。

说了这么多技法，但其实用得着一句武林高手的至理名言：无技巧即有技巧。写这本书，我最终极的追求应该是：“语淡而味终不薄”，能自然一些，就尽量减少文字上的用力；同时也写出一种适意——来自身心两方面的快感。写着，并快乐着；或者说，快乐着，因为写着。

目 录

自序 / 1

秘密阳光

有味 / 3

这苍老而年轻的歌声 / 6

诗：我的心灵花园 / 9

藏钱 / 13

金色高架路 / 16

前世的落叶——悼亡母 / 19

“闵行行未了” / 21

沧海如何变桑田 / 24

“啊咿嗬” / 28

人有病，天知否 / 30

老同学 小同学 / 32

无声风铃 / 35

山还在那里？ / 37

两个外婆 / 39

山水小卷

当美丽穿越了时空 / 45

沙巴看云 / 48
台北夜市 / 50
嘉兴散墨 / 53
大名：台儿庄！ / 57
游心之心 / 61
互动的风景 / 64
离太阳更近一点 / 69
青春台北 / 72
那海边，那蟹 / 75
家住闵行 / 80
地铁漫游 / 85
天津表情 / 90
秋夜的乡愁 / 94
“故乡” / 96
野瀑之忆 / 100

解码城市

眼泪中的永恒 / 105
城市生活 / 109
握手 / 124

搬家故事 / 128
清茶一盏泡心情 / 132
“我就是那棵树” / 135
“创造你自己” / 137
低姿态飞翔——诗歌创作谈片 / 139
油条的故事 / 144
与其……不如…… / 146
“85 后”的“酷” / 148
想起辛格 / 151
乌托邦画家——写丁乙 / 153
一年又一年 / 160
小玉姐 / 163
学啥？学“傻”！ / 167
乱花渐欲迷人眼 / 170

未完待续

寂寞玉兰 / 175
“榆园” / 178
阿妮头 / 181
月光无痕 / 185

君子品德 / 187

春节遐想 / 190

无雪的冬天 / 192

悲壮的报答 / 195

少年子弟江湖老 / 198

别了,咪咪 / 200

一个春天和几个诗人的往事 / 204

写春风 / 211

“你”鼓舞了我! / 214

秘密阳光→→→
